

第三十九章 答應生孩子

三天後。

初春的陽光穿過天窗，在地毯上灑下滿地金光，夏漪輕手輕腳的爬下床榻，將一直捲在靠牆床桿上的床幔拉下，遮去這溫暖卻刺眼的光芒。

等她離開了好一會兒，躺在床上的東方朔醒了，他沉著一張臉半坐起身，靠在床上，任何人看到他的神情都會趕緊無聲無息消失，因為他在生氣，而且非常的生氣。

等夏漪端著她熬煮多時的人參雞汁粥踏入月門，遠遠便見到房間外頭負責守衛的雲虎焦急的來回踱步。

「雲虎，你怎麼了？」

雲虎一看到她，如獲大赦般鬆了口氣，趕緊說道：「王妃，您總算回來了，主子醒來沒有見到您，現在——」他捂著嘴小聲告知，「正大發雷霆。」

她眉頭皺起，「這傢伙好不容易清醒了，卻又亂發脾氣，不要命了嗎？」

「王妃，您趕緊進去，您進去了，主子就什麼火都沒了。」雲虎趕緊替她推開門扉。

夏漪一進門便感到一股冰冷的視線直撲而來，她連忙揚起一抹甜笑，「爺，你醒了？怎麼不再多睡會兒？」

回應她的依舊是兩道寒芒。

她將手中端的人參雞汁粥放到案桌上，走過去捧住他那張冰塊臉，先在他還有些乾裂的嘴角輕啄了下，摸著他的臉龐柔聲問道：「感覺如何？好點了嗎？」

「不好，全身像是被馬車輾過一樣，痛。」見她一臉討好又主動親吻他，雖然有些敷衍，不過對東方朔來說還是很受用，不滿稍微小了些，他微皺著眉頭，語氣依舊不太好，「妳一早上哪去了？」一覺醒來沒見到她的人，讓他感到十分不舒爽。

她輕點他帶著傷的鼻梁，「不就是為你張羅吃的嗎？莫易說你可以開始進點流質食物，我這不是為你忙活去了。」

「以後交給別人去辦就好，妳不在我身邊我不踏實。」即使到現在，他還有些不真實的感覺。

「傻瓜，我現在不就在你身邊嗎？」她捧著他的臉又給他一個吻安撫他的情緒。連續兩個蜻蜓點水的吻讓東方朔不開心了，濃眉皺得死緊，「妳覺得這樣就夠了？這樣隨便應付為夫！」

「你……」夏漪愣了下後無語了，「哪裡是應付，你現在身上有傷，不能太過激烈。」

「不行，重來一次！」他才不管自己身上的傷勢嚴重，他只想抱著她吻個夠，這樣才能安撫自己內心的不安惶恐。

「什麼重來一次，應該要嚴禁親密接觸，直到你傷勢痊癒。」她瞋他一眼，這傢伙才剛醒來，不過能稍微坐起，竟就想著這些，「所以我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妳敢！」

她實在有些無奈，這傢伙怎麼每次生病或是受傷，脾氣就會跟個彘扭大男孩一樣？

夏漪翻了翻白眼，將人參雞汁粥端了過來，「別鬧了，肚子餓了吧，我餵你喝點粥，補充營養，傷口才能好得更快些。」

「吃妳的小嘴才會好得更快。」

「想吃我的嘴……」她輕啣了杓粥輕輕吹著，哄道：「你不趕緊把粥喝了，怎麼會有體力吃，你也只能望梅止渴。」

這話一針見血直接戳到東方朔痛處，沒錯，他現在一點力氣也沒有，連想勾過她的頸子，讓她無法動彈，再狠狠肆虐她的紅唇都沒有辦法，只能對著她那張豔紅誘人的小嘴乾瞪眼。

拿過手絹細心為他將嘴角的粥漬拭去，夏漪在他耳邊祭出誘惑，「乖，別生氣，把粥喝了，我就給你想要的東西，好嗎？」

他犀利的橫她一眼，「哪種想要的？」

她食指點點他的唇瓣。「這個。」

「就這個？」東方朔的表情很不滿。「這個有等於沒有一樣，換一個。」

「換什麼，就算我答應你，換一個你想要的條件，你現在有辦法嗎？」她瞋了不知好歹的他一眼。

「妳這什麼眼神？」看了讓他很不爽。

「看不起你的眼神。」她用食指輕戳他胸口。

東方朔沒好氣地瞪她，「本王關鍵部位毫髮無傷，別給本王露出一張像是嫁了一個不能人道丈夫的無奈表情。」

她輕輕吹著雞汁粥上的裊裊白煙，「我當然知道你重點部位毫髮無傷，而且依然昂然挺立。」

她能跟他說，他昏迷那兩天為他擦澡時，沒碰幾下，他的好兄弟立馬就雄起起氣昂昂，比他本人還要有精神嗎？不過這話她可不能說，否則……她相信日後她別想下床。

「那妳方才為何露出一臉嫌棄的表情？」語氣是惡狠狠的，但嘴巴仍配合著她的動作，讓她順利餵他。

「當然是一臉嫌棄，你不知道我還等著你復元跟你一起做——」她俯身在他耳邊用著只有兩個人聽得到的聲音引誘他，「禽獸不如的事情，看看能不能給你生隻小禽獸，可你這樣使性子，什麼時候小禽獸才能來報到？」

他雙眼睜大，難以置信的盯著她。

「所以一切就看你配不配合。」她又在他微張的嘴裡餵進一口粥。

經過這一次的離別和生死關頭，讓她想通了很多事，尤其他昏迷的那幾天，她坐在床邊握著他的手，想了很多很多，規劃了好多美好的未來。

在那美好未來的藍圖裡，有他，也有他們的小包子，這讓她當下做出決定，不再堅持一定要按著她的計畫來，很多事情必須把握當下，失去了並不會再回來。她想為眼前這個愛她更勝自己生命的男人做很多事情，但最想做的便是為他生一

個和他一模一樣的帥小子。

「妳這幾天受了什麼刺激？或是誰給妳壓力了？」她說過不想太早有孩子，現在突然說要幫他生孩子，這讓東方朔感到不對勁，擔心的問道。

夏漪搖頭，「沒有人給我壓力，是我自己想通了，你別胡思亂想，好好養傷為上。」

「真的？」從未想過會從她嘴裡聽到這樣的話，他只覺驚喜萬分。

「等你身上的傷好了，你就會知道我是不是認真的，來，乖乖張嘴。」她突然覺得自己像是在練習哄兒子，一想到兩人未來的孩子，夏漪的心窩就微微泛起一陣甜蜜。

東方朔除了腹部的傷勢外，還有其他部位也受了大大小小的傷，不宜動彈，但整日悶在房間容易心情鬱悶，夏漪索性讓人為他做了輛輪椅，天氣好時可以推他出來散步。

下了幾日的雨終於停了，青嫩的新芽如點點星光般自樹梢上、草地上冒出，到處一片欣欣向榮，看今天天氣不錯，她便推他出來曬曬太陽，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夏漪推著東方朔緩步往種著桃花的湖邊走去，將他推到一棵桃花樹旁，讓他在這裡曬太陽的同時也能聞聞桃花的馨香，她則站在桃花樹下享受那春風拂過、花瓣飄落的繽紛美景。

東方朔看著靜靜立在那搖曳生姿、嬌豔欲滴的花樹下，緩緩伸出手掬著那隨風飄落的花瓣，嘴角始終漾著嬌美笑靨的夏漪。

桃花淡雅的清香與她身上特有的香氣瞬間沁入鼻間，縈繞在他身側徘徊不去，這兩種不同的香氣融合成一股迷人又誘人的氣息，讓他幾乎失了魂。

就在東方朔失神的看著此生中所見到的最美風景時，夏漪轉過身，捧著一把桃花瓣朝他開心走來。

「東方朔，仔細看唷！」

在他還不解她高舉雙手的用意時，她手中所捧的那些豔麗桃花瓣，已像花雨般緩緩飄落在他身上。

「桃花雨，如何，有沒有很浪漫的感覺？」她興奮地問著。

他下意識伸出手捏了片落在身上的嬌弱花瓣，看著她那抹如陽光般的笑容，搖頭嗤笑了聲，「浪漫？」

夏漪此時從他身後圈住他頸子，側頭在他臉頰上用力「啾」了一下，然後與他臉貼著臉，輕輕說著，「有沒有覺得擁有我這麼一個會逗你開心、這麼會煮飯、這麼會暖床的老婆，是你上輩子燒了好香啊？」

東方朔喉頭滾動著低低的笑聲，這麼大言不慚的女人，整個東凌大概找不著了。他承認她煮飯的手藝的確好，逗他開心這點……他反而覺得她是惹他氣得火冒三丈的能手，至於暖床……還沒見過這麼懶的，沒兩下就喊累，最後根本是他在幫她暖床……

「喂，別光笑啊，你不覺得有我這麼一個完美無缺的老婆，是你上輩子燒好香

嗎？」她不依不饒的非要他給她肯定的答案。

「是、是、是，本王能夠擁有妳，肯定不是只有上輩子燒好香，是燒了幾輩子的
好香，才能換得今生今世與妳相守一生。」他側頭以鼻摩挲著她的粉頰，感性的
笑著說。

「如果愛妃替本王暖床這件事能夠再積極點，本王更會認為自己上輩子不只燒好
香，甚至還是個造橋鋪路、開倉放糧的大善人，這輩子才能遇得上像漪漪這麼完
美的妻子。」

聞言，她立刻嬌瞋他一眼，「切，那你別做大善人了。」再積極點，那不是要整
死她嗎？她不如直接挺屍吧！

就在兩人趁著四下無人打情罵俏之際，雲鷹朝他們走來，有些尷尬地打斷他們，
將剛收到的情報交給東方朔。「主子，收到消息了。」

東方朔看了下情報後臉色沉了幾分，交代道：「現在當務之急是必須確定南武王
手下找到的銀盒裡的物品。雲鷹，你馬上派人暗中調查那裡頭燒毀的究竟是何
物？」如果那銀盒裡是傳國玉冊，就表示傳國玉冊已經被毀壞，再過不久東陵就
要陷入內亂了……

夏漪看著遠去的雲鷹一眼，忍不住開口問道：「怎麼了嗎？」

「之前我懷疑西疆主君被三皇叔軟禁，現在已經有下落了。」東方朔眯起犀利眼
眸遙望前方的湖水，「還有南武王在坍塌的石室裡找到一個被壓毀的銀盒，裡頭
的東西在爆炸中被燒毀，為夫懷疑那就是傳國玉冊。」

「這南武王可真閒啊！」夏漪冷嗤了聲，然後得意的說：「如此勞師動眾，要是
他知道那銀盒裡的東西早被我搜刮一空，不知道會不會氣得跳腳？」

「搜刮一空？」

「是啊，那銀盒其實是個珠寶盒，裝了不少珠寶，不過都被我搜刮一空了，然後
我惡作劇的把手上戴的孝布留在裡頭，那燒掉的東西應該是那條孝布。」她好笑
的說著。

聽她這麼說，東方朔心頭滑過一抹失望，既然夏家祖墳也沒有，那傳國玉冊究竟
被夏震遠藏到哪裡去了？

「說到傳國玉冊，你有把握在一年內找到嗎？」夏漪不禁問道。

「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他有些無奈的嘆口氣，突然想到一事便順便問道：「對
了，漪漪，妳說妳在石室裡頭發現的只有珠寶嗎？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當她正要開口說出還有另外一樣繡著什麼的東西時，雲豹手裡拿了樣東西急急忙
忙跑來，「主子，出事了！」

東方朔挑眉接過那東西一看，臉色劇變，「雲豹，快推我回去！」

春天後母臉，本來還風和日麗的天氣下午便下起傾盆大雨，甚至打了好幾個大響
雷，閃雷如漁網般劃過天際，這樣的大雨一連下了好些天。

濕答答的日子讓夏漪感到有些煩躁，不停地在屋裡來回踱步。

「怎麼了？」東方朔放下手中的閒書笑睨了她一眼。

「這兩下了幾天還不停歇，人都要發霉了。」她瞄了眼只披著中衣，露出健碩光裸上身、半靠在床頭看書的東方朔。她發現他今天不太對勁，很少將視線放在她身上，專注的目光全數放到了手中那本書上頭。

「你在看什麼書？瞧你看得目不轉睛的。」她可是很少看見他對情報以外的文書看得這般認真的。

「雲鷹擔心為夫養傷期間會閒不住，因此特地找了些閒書，好讓為夫轉移注意力。」東方朔朝一旁的矮几點點下巴。

夏漪順著他的視線望去，果然有一疊小冊子，她好奇的拿起來翻了翻，眼尾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扯了扯，內容都是些什麼忠孝節義、修仙之類的情節，更別說這個作者寫得超爛，一點高潮起伏都沒有。

「怎麼，沒有引起妳興趣的書嗎？」她那什麼表情，這裡頭的用字不是很艱深，以漪漪的能力應該看得懂，怎麼瞧她一臉興趣缺缺的。

「這麼難看沒有劇情的書，有什麼好看的？」她鄙夷的掃了東方朔一眼。

「寫這些書的人在東凌已算是頂尖好手，只要他的書一上市，必定被搶購一空，雲鷹能找到這幾本已經很難得。」

「整個故事沒有高潮起伏，還不如看《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呢！」

「《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這是北寮的書？」

「當然不是，那是我們那裡從古代就傳下來的很精彩的小說……」夏漪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待她驚覺時已經來不及了，連忙捂住唇，心驚膽跳的看著東方朔。

「自古就傳下來，卻不是來自北寮，那是哪裡？漪漪到過北寮以外的國家嗎？」東方朔抓住她的破綻追問。藉著難得的機會，他想逼出她心底深埋的祕密，他不要繼續在夜深人靜時看著她甜美的睡顏，害怕不知哪一天，她有可能會離他而去……

夏漪心口一緊，頓時說不出話來，她不知要怎麼自圓其說，只覺得自己一陣腿軟，無力的癱坐在床沿上。

「或者漪漪是從一個不曾出現過的國家來的……」東方朔那雙洞悉人心的犀利黑眸，定定看著神色瞬間顯得慘白的夏漪，等著她開口。

不曾出現過的國家！

夏漪猛烈的倒抽口氣，臉色變得更白，東方朔早已知道她不是夏伊蔓！

她驚恐地瞪大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東方朔那張淡定得沒有一絲情感波動的臉龐，寂靜和詭異的氣氛讓夏漪陷入一片惶恐之中，不知怎麼開口。

其實一直以來，她一直想坦白告訴他，她不是夏伊蔓，可是她沒有勇氣，她害怕那不可預知的結果……

東方朔伸手撫摸著她蒼白的臉蛋，柔聲哄她，「漪漪，不管妳是夏伊蔓也好，是夏漪也罷，記住一點，妳永遠都是我東方朔唯一的妻子。」

「我、我、我……」夏漪整個腦子亂成一團，她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漪漪，不要急，不要慌，妳好好想清楚，再做出不會後悔的決定。」東方朔搭

著她的肩膀，輕聲安撫她，「只要妳記住一點，為夫是妳在這世上最親的人，這樣即可。」

夏漪慌亂的拉下他搭在她肩膀上的手，「我……有點喘不過氣，腦子有些紊亂，思緒不是很清楚，我出去外面吹吹風……」

「漪漪！」

夏漪對他的呼喊聽而不聞，幾乎是跌跌撞撞的逃出屋外，逃出他的視線。

看著她倉皇逃跑的背影，東方朔心有些涼，更有些寂寥與落寞，甚至懊悔、心痛。他，操之過急了嗎？她對他沒有任何一絲的信任嗎？

在外頭守衛的雲鷹見到匆匆忙忙跑出去、連雨傘也不撐就衝入雨中的夏漪，趕忙進入屋子，「主子，王妃她未撐傘就往湖邊跑去了！」

東方朔擺擺手。「讓金桔遠遠看好她，不要出事便成。」

雲鷹頓時一頭霧水的看著東方朔，見他臉色並不是很好看，也沒敢多說什麼，「是，那屬下出去了。」說完，趕忙躬身退出。

豆大的雨珠不停的落下，在湖面濺起一朵又一朵水花，蕩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夏漪在湖邊站了很久很久，從傾盆大雨到雨勢漸小，她連動都沒有動過半分，就像是個雕像一樣靜靜佇立在湖畔。

「王妃，您撐下傘吧。」金桔將她披在肩上已成一塊濕布的披風拿下，為她重新披上一件乾爽的，然後將油紙傘塞進她手裡。

「金桔，妳下去吧，我想一個人靜靜。」她的口吻很輕很淡。

「王妃……」金桔很是為難地看著她。

「這湖面上的雨景很美，煙雨濛濛，就像一幅江南水鄉淡雅的水墨畫，朦朧得讓人分不清是天還是地，分不清是現實還是虛幻……我只需要一點時間想想，妳別擔心我，我不會跳下去的。」

金桔怔愕的看著她。

夏漪的唇瓣扯出一抹飄渺的淺笑，「放心吧，我還捨不得把王爺讓給別的女人呢。」

金桔不懂一向笑口常開的王妃，怎麼會突然間變了一個人似的。

「我想一個人再待一會兒，妳下去吧，我想清楚了就會回去。」

金桔遲疑了片刻，應了聲是，隨即轉身離去。

夏漪將手上的傘放在腳邊，依舊任由豆大的雨珠打在她臉上，沿臉頰滑落，淅淅瀝瀝的雨聲落入耳中，她動也不動的看著湖面久久，久到她感覺兩腳逐漸發麻，但思緒也已慢慢變得清晰。

當她想清楚準備轉身離開時，看到的竟是站在她身後一直陪著她淋雨的東方朔。她忍不住驚呼，「你怎麼在這裡！」

「妳說呢？本王不親自過來，其他人有那膽把妳扛回去嗎？」

「笨蛋，你也不想想你的傷才好一些，傷口尚未完全復原你就出來淋雨……」她焦急地拿起地上的傘為他擋去雨水，手忙腳亂地幫他將頭臉上的水珠抹去。

「本王的愛妃在這湖邊淋雨，妳認為本王還有那心思顧著身上的傷勢，坐在屋裡

乾等？」東方朔沒好氣的說，惡狠狠的視線像要把她瞪穿似的。

「我想一個人靜靜，想一個人把一些事情好好釐清，面對你，我無法聽清楚自己心裡的聲音……」

「漪漪，妳心裡有我嗎？妳信任我嗎？」他握住她的手，嚴肅的看著她問。

「我當然信任你，心裡當然有你！」

「妳若心裡有我，若是信任我，就不會為這事情感到害怕惶恐！」

看著她拋下他跑出去的倉皇背影，當下他感到有一把利刃在剝著他的心窩，那種不被她信任的感覺深深刺痛著他。

他的指控像支利箭瞬間射穿她的心，心很痛，讓她一時間不知怎麼回答。夏漪知道自己在無心之間，傷到了這個愛她勝過自己生命的男人，但她的心真的很亂，完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早已察覺她不是夏伊蔓的東方朔。

她咬了咬下唇，「我不知道怎麼面對你，不知道如何跟你解釋這一切……我害怕會失去你……」

「笨蛋！」東方朔對她怒吼，「我怎麼跟妳說的？」

「在這世界上你是我最親的人……」她愧疚地低頭。

「我是妳心裡想依靠的那個人嗎？」他語氣裡有著一抹失望。

「對不起……」聽出他對她的失望，不知從何而來的一股酸楚盈滿整個鼻腔，夏漪忍不住落下眼淚。

「不要跟我說對不起，我只問妳，妳想清楚了嗎？」

她點頭。「想清楚了……」

「我不會強迫妳一定要向我交代清楚，我只要知道一點，我所愛的女人是誰，是夏伊蔓還是夏漪？」

定定看著東方朔那雙凝滿對她濃濃感情的眼睛，她應該勇敢一回，不管結果如何。於是夏漪暗嘆了口氣，「我們回去吧。」

「漪漪！」東方朔誤以為她又要逃避，對她怒喝，「為夫說了這麼多，妳還不相信為夫嗎？」

「回去吧，你的身體不能這樣淋雨。」

第四十章 借屍還魂的祕密

兩人一回到院子，暗衛們已經將熱水準備好了，雲水看著跟東方朔大眼瞪小眼的夏漪，連忙將她推進沐浴間。

「王妃，快進去吧，熱水已經備好，先洗個熱水澡暖暖身子，有什麼事情一會兒再與王爺好好說。」

約莫兩刻鐘後，梳洗過並喝完檸檬端來的祛寒薑湯、已經有勇氣面對東方朔的夏漪，就去一旁的花廳找他，一撩開垂珠簾，赫然看到他望著窗外的孤寂背影，不知怎麼的，心頭湧上一片酸楚。

她已經釐清自己的情感，不管結果如何，她不會再害怕，都會勇敢面對一切。

「真是的，怎麼不先把頭髮擦乾？要是著涼了受苦的可是你。」她讓人遞了條毛巾給她，走過去一邊叨唸一邊細心的幫他將頭髮擦乾。

東方朔卻握住她的手腕，不發一語直勾勾的看著她。

望著他那凝著不安與焦急的眼神，夏漪拉開他的手，捧住他這張將她迷得神魂顛倒、連作夢都會夢見的俊容。

嬌嫩紅唇輕輕貼覆在他的唇瓣上，一邊溫柔的吻著，一邊在他唇間低訴著對他的承諾，「先把頭髮擦乾，你想知道什麼我都告訴你，我不會走也不會逃避，除非你不要我。」

他眼睛一亮，「這是妳說的。」

「嗯，我說的，除非你不要我，讓我走……」

「我永遠不會不要妳，妳也不許隨便拋棄我，聽到沒有！」他惡聲警告。

見她點頭，不安的心得到安撫，大掌扣住她的後腦，用力吸吮她主動貼上的紅唇，直到感覺懷中的人氣息不穩，這才鬆開她，卻不顧身上的傷勢，將她緊緊摟在懷中。

「漪漪，感到為難就別說了，我不逼妳……只要讓我知道妳是誰，這樣即可，我不想連每天抱在懷中寵愛的女人是誰都不曉得。」

她搖頭。「我不想瞞你，可是你得給我一點時間做好解釋的心理準備……也許你知道真相後，你便會做出另外一種選擇……」

東方朔一臉堅決，「我說了，妳是為夫這一世唯一的女人。」

「你這一世唯一的女人，包括鬼嗎？」夏漪淒楚的扯了扯嘴角。

東方朔眼尾抽抽，直覺夏漪又不正經了！

夏漪沉默片刻，緩緩開口，「我不是夏伊蔓，而是夏漪，一個來自千年後的未來或是一個不同平行時空的一縷幽魂，陰錯陽差之下進入了夏伊蔓的身子裡……」

東方朔皺緊雙眉，努力想保持從容鎮定，雖然早已做好心理準備，但親耳從夏漪嘴裡說出，還是感到難以置信。

夏漪大略的將當時的經過說了一次，「還記得夏伊蔓被白初雪及幾個刁奴聯手殘害，她在撞上柱子後便沒了氣息的事嗎？在同一時間的千年後或者另一個平行時空裡的我，正巧因為瓦斯氣爆被炸飛，當場也沒了呼吸心跳，就在這時，也不知是哪裡出了差錯或是時空的扭曲，我也不清楚詳情，總之，我就這麼進入夏伊蔓的身體裡，代替她活了下來……」

聽完她所說的一切，東方朔怎麼也不能平復心頭的那份震撼，這真相讓他根本壓抑不住心中的狂亂，他無法想像這麼離譜荒謬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你現在正抱著一隻借屍還魂的鬼，還正跟她講話，白天見鬼你不害怕嗎？」他的表現過於鎮定，竟然沒有將她推開，讓夏漪忍不住調侃起他來。

她的聲音帶著一絲自諷還有落寞，讓東方朔目光一斂，心疼的將她用力抱緊，像是恨不得與她相融，低斥的嗓音裡帶著不捨與心疼。

「胡扯什麼，妳若是從千年後來的鬼魂，大不了為夫在搏風樓裡給妳設個牌位，讓妳每晚與為夫同眠，出門在外便背著妳的牌位一道同行，這樣路上也有個伴。」聞言，夏漪嘴角劇烈抽搐，一時沒忍住，仰頭對著他罵起來，「你會不會說話啊！我現在還沒死呢，你就要設牌位，我一個好好的大活人，你卻要把我當成死人一

樣供奉！」

對於她的責罵，東方朔一點也不生氣，反而漾出一抹感性的迷人笑容，捧著她因生氣而顯得緋紅的嬌豔臉蛋，低頭封住她喋喋不休的小嘴，細細吻著她，品嚐她充滿活力的氣息。

「若真的只需要餵妳吃香火，這樣為夫反而不擔心妳會隨時離開為夫，因為只要點上香妳就能隨時出現在為夫身邊。」

「你也不怕帶著我這一隻大鬼在身邊，身上陽氣早晚被我吸乾！」她沒好氣的說。他又啄了下她的唇，「這樣豈不是更好，如此為夫也能夠早點去陪妳，讓妳不這麼孤單，我們可以在冥界做一對神仙眷侶。」

「切，我才不要，當鬼做什麼都沒感覺，有什麼意思？」她皺皺鼻子嫌棄的說。東方朔吻了吻她的粉頰，不規矩的大手已覆在她胸前的柔軟上輕輕揉擰，更挑開她的衣襟，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膚，「漪漪想要什麼感覺？這種嗎？」

她眉頭一皺，按住他的手，「別鬧了！」

「為夫是跟妳說認真的，怎麼會是在鬧？」

「我也是跟你說認真的，你不怕嗎？」她忐忑地望著他。

「怕什麼？」東方朔好笑地問著。

「我是……是借屍還魂的鬼……」她不安的小聲說著。

「怕，很怕……」他捧著她的臉低頭在她唇邊柔聲傾訴他的不安，「為夫怕妳哪天不要這個軀殼了，跟陣輕煙一樣地離開，棄為夫而去，為夫，怕妳不要我……」聞言，她的心裡瞬間凝滿溫暖，眼眶裡也蓄滿感動的淚水。

見狀，東方朔勾著迷人笑意，吮去她眼角溢出的淚，「為夫可警告妳，夏伊蔓這軀殼妳既然佔了，妳就得持續佔下去，陪著為夫到老，中途不可以隨便棄之，聽到沒有！」他一邊吻著她一邊摺下警告。

她喜極而泣的點頭。「聽到了聽到了……」

他的吻不再老實，沿著纖細的頸窩一路往下，在迷人的鎖骨上流連，在誘人的雪峰上打轉，更邪氣的用唇舌挑逗著上頭的紅梅。

久違的情慾很快勾出身體裡的快感，一陣顫慄的長吟抑不住地自夏漪喉間逸出，瞬間將東方朔蟄伏在體內許久，始終無法好好發洩的慾望給引爆，他更加激烈的吸吮著她柔嫩身上的每寸肌膚。

她嬌喘著想逃開他愈來愈狂野的熱情，雙手用力推著他不斷欺上的胸膛，「朔……不行……別，你的傷勢……」

東方朔身上的傷勢讓自己這段日子就像苦行僧，即使漪漪有時會用她那雙小手為他紓解，可總比不上兩人激情狂野的想融入彼此時，那心靈親密相依的感覺來得舒服暢快。

積壓了一肚子無法發洩的慾望，偏偏她嬌喘的模樣別具風情又嫵媚，東方朔毫不避諱的直接訴說他的渴望。「漪漪，為夫想要妳。」

久未承歡的她只稍經逗弄便嬌媚得誘人，他不想管自己的傷，現在只想要她，當下，馬上。

「不行，你的傷還沒有好，這樣會動到傷口，到時你又要受苦……」她咬著紅豔下唇搖頭，努力平復體內被他挑起的慾望。

「這次換個方式……」他將她的手拉向褲腰，咬著她的粉頸繼續引誘。「漪漪……」他腹部還有傷呢，她斷然拒絕。

「漪漪，給為夫好嗎？」他輕咬著她的耳垂煽情魅惑。

她搖著頭，「你腹部上的傷還未完全復原……忍忍好嗎？」

他火熱的舌舔吮著她的耳廓，嗓音低沉如醉人的純酒一樣，「為夫那處也被折騰著，急需妳的安撫……」他拉過她的手隔著衣服撫摸那駭人的火燙。「妳再不點頭同意……他就真的會痛死，妳希望嗎？」

「我用手好嗎？」事關他的身體，她可是一點也不敢輕忽。

他搖頭拒絕，一把抱過她的身子坐在自己的火燙上頭，圈著她的腰身搖擺，邪魅的在她耳邊告知，「他只想要進入妳身子裡感受妳的溫暖，別的方式都無法取代，漪漪別再拒絕，他很痛苦……」

那火燙跳動的震盪，像是邪惡的引誘一樣勾出她全身的慾望，她真的也很想他……

夏漪羞紅著臉點頭，「可是……我不太會……」平日裡都是她享受，他付出勞力的。

「放心，為夫會慢慢教妳……」

「你要答應我，一感到不舒服……必須馬上告訴我，不可以勉強，要不……下次我就不理你了……」

東方朔燃著濃濃情慾的黑眸瞬間綻放出光亮，愉悅的吻著她，「為夫答應妳……」手指迫不及待地扯開她腰間的腰帶拋到床下，她光裸滑膩的玲瓏胴體頓時毫無遮掩的呈現在他飢渴的雙眸前，他激情的引領著她一起進入彼此渴望的情慾中……不久，床幔低垂的床榻上隱約傳出刻意壓抑的嬌羞低吟聲和濃濃的粗喘聲，歡愛的曖昧氣息及激情的呻吟喘息，迴盪在被床幔阻隔的床榻間，久久不散……

明目張膽私自進京，甚至沒有回到封地打算的南武王東方夙，在京城裡的活動愈來愈張狂，王府的賓客絡繹不絕，馬車是一輛接著一輛，轎子是一頂接著一頂。但這兩日有點異常，南武王府大門前一輛馬車、一頂轎子也沒停下，尤其東方夙此刻還在王府裡，實在詭異。

而王府書房外，可聽到裡頭隱隱約約傳出的暴怒聲音和倉皇解釋。

「你們這群飯桶，這埕王府才多大，這麼長的時間，你們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將白初雪給擄出埕王府！」東方夙長臂直指跟前單膝下跪的這群黑衣手下。

「王爺請恕罪，不是屬下們無能，實在是這白初雪已經不在埕王府裡了。」為首的黑衣人稟告道。

「你說什麼？！」這消息讓東方夙大為震驚。

「稟王爺，這埕王太過狡猾，王爺及屬下們均中了埕王的調虎離山之計……」為

首的黑衣人汗顏的將最新發現告知東方夙，「白初雪現在行蹤成謎……」

「把話給本王說清楚，除夕當日白初雪還出現在眾人眼前，在你們的眼皮子底下進到暉王府，你們現在跟本王說白初雪不見了！」一聽到白初雪行蹤成謎，東方夙簡直想把眼前這一群不中用的手下給碎屍萬段。

前天他唯一的兒子又病發了，若想藥到病除，就得食用一顆養了二十年的藥人的心臟，食用其他年分不夠的藥人心臟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籲兒已經不能再等了，眼下最最頂級的藥人心臟，便是白初雪這顆已養了十八年的心，下次籲兒發病前勢必得抓到她才行！

「王爺，暉王府戒備森嚴，即使暉王不在京城，裡面也如銅牆鐵壁，屬下們多次夜探暉王府皆是損兵折將、無功而返，這一次好不容易潛進了聽雪樓，一番搜索才知中了暉王的調虎離山之計。」為首的黑衣人忐忑的繼續說道：「暉王離京同時，白初雪也一併失蹤，下落不明，屬下們多方打探皆無所獲，她就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

「人間蒸發、人間蒸發！」東方夙的怒火宛若沖天烈焰，大手憤怒一揮，案桌上的筆洗、紙墨、硯台、筆架等等全數掃落地上，摔得支離破碎。

「屬下等人佯裝下人混進暉王府，將暉王府裡外除了搏風樓全搜遍了，皆無白初雪的下落……」事關世子爺，事到如今，為首的黑衣人也不敢有所隱瞞，只能如實稟告。

聽完，東方夙壓抑不住怒火，面前的案桌瞬間被他砸得支離破碎。

書房裡不斷傳出乒乒乓乓的物品摔落聲與東方夙的怒喝聲，這讓外頭的下人跟守衛一個也不敢靠近，深怕遭受無妄之災。

連等在書房外一名披著水色披風，臉蛋看不出已有五十好幾的婦女，也不禁皺起眉頭，低下頭思忖著。

片刻，婦人抬起頭，眼神銳利的掃了眼守門的守衛，「你進去通報南武王，我有要事要見他。」

「這……玉夫人，王爺沒有傳喚，是嚴禁任何人進入書房的。」守衛如實告知她，「妳還是在這裡先等著。」

玉姬子擺擺手，不容拒絕的說：「你進去後便稟告南武王，我有辦法可以找到白初雪，並且抓到她，救治世子。」

那日快到了，白初雪就算拚了命也會趕去，到時不只是她報血海深仇的機會，更是她完成願望的時候！

剛下朝回到搏風樓，這才走進內室，唇角上揚顯得心情還不錯的東方朔，便瞧見已清醒卻兩眼放空模樣呆萌的夏漪，這慵懶又帶著傻氣嬌憨的模樣，不由得叫他看得有些癡迷。

恍惚中仍能感覺有一道異常灼燙的視線正注視著自己，眨了眨還有些迷惘的眼眸，夏漪微微側過頸子，看著一身朝服的東方朔，瞬間回過神，「你上朝了？」

身體還未復原竟然就上朝！

東方朔點頭，一邊解下身上腰帶，退去身上朝服。

她眉頭皺起，「你可以為我稍微著想一下嗎？身體未康復就上朝，我可不想太早守寡。」

「有一些事情得早點讓皇兄知道，拖不得，我這才上朝。」東方朔拉開被子躺了進去，手臂一橫，將她攬進懷中，身體微側，吻了吻她鼻尖，「放心，為夫還捨不得讓妳那麼早守寡，會好好愛惜自己的。」

「你能這麼想最好。」她扁扁嘴，拉開他的手準備起身。

他卻一把又將她壓下，有些疲憊的揉了揉眼。「再陪為夫躺躺，睡一下。」

他很少露出這種神情，夏漪直覺今日在朝堂上肯定有什麼事情發生，「出了什麼事情嗎？」她推推他。

東方朔吁了口長氣。「金銘國派使團前來要求聯姻，皇兄招我入宮討論公主人選。」

「人選很難挑嗎？瞧你一臉為難。」

「金銘國一直以來與東凌交好，兩國常有往來，自然這聯姻的事情得好好慎重考慮。」

東方朔有些無奈的點頭。「不能委屈金銘國公主嫁給人為妾，宗族裡適合的未婚男子地位又不夠高，這才傷腦筋。」

夏漪突然靈機一動，扯扯他的衣衫，「爺，我知道有一個人，他肯定是上上之選，保證可以解你的燃眉之急！」

「誰？」這小女人要是敢說是他，他保證不會放過她！

「爺，那個、那個東方籲……你覺得他如何？他的身分地位肯定配得上金銘國公主，他父親可是南武王，南武王在東凌的地位可是不亞於你。」夏漪笑得賊賊的。

「胡鬧！」東方朔低斥一聲，「光三皇叔與皇兄的敵對立場，就不可能讓東方籲與金銘國公主聯姻！」

「我哪裡胡鬧，我是讓你換個角度思考，別那麼死腦筋只想把她拉來跟你們同一陣營，讓公主進到敵營，成為敵營的敵人對他們進行分化，說不定有意外驚人的效果，也說不定能讓他們先窩裡反的狗咬狗。」

她的話引起了他的興趣，「妳這古靈精怪的腦袋瓜子裡還有什麼好計謀？」東方朔的食指輕戳了戳她的腦袋，要她繼續。

「你想想，這金銘國既然長年與東凌交好，那一定不只皇上看重兩國邦交，你三皇叔難道會不看重嗎？三皇叔同金銘國皇帝的交情相信應該也不錯吧？」

「他們是數十年的老朋友，私下的交情就數三皇叔同金銘國皇帝最好。」

「交情再好，南武王也會瞞著這位好友自己兒子生病的事情吧？你我都知東方籲身染重病，急需藥人救治，皇上若替他和金銘國公主賜婚，南武王這聖旨接是不接？」

「接，有可能不久後公主就成了寡婦，除非那藥人真有辦法讓東方籲順利康復，否則定會有『南武王特意隱瞞兒子病情，是因亟欲攀上金銘國勢力』這些流言傳出，這也定會造成金銘國皇帝與他交惡。」

「不接，南武王總得說出理由，他一定不敢將東方籲身染重病這事說出，若支持他的人知道原來他們寄予厚望的世子是個病重之人，他們對南武王的未來還會抱有希望嗎？你說他該不該接這聖旨？」

「而皇上絲毫不計較南武王過去種種對他的不敬，讓尊貴的金銘國公主與南武王世子聯姻，這事一公開，在文武百官及百姓心中，更彰顯出皇上是心胸寬大之人。」

「比起處處與皇上做對、時時覬覦這九五至尊位置的南武王，此舉更能顯示出皇上與南武王之間的不同。皇上心心念念的是國家百姓的安樂，南武王心心念念的卻是那個可以掌握天下權力的皇位，文武百官及百姓比較之下定會對皇上更加敬佩。」

「在民心上贏了南武王，即使有朝一日不幸發生叛變，自然是得民心的皇上會獲得百姓的支持！」夏漪將自己的看法滔滔不絕地說出。

聽完她這套理論，東方朔不得不對她另眼相看，的確，讓他們自己內鬨分裂，他只要坐享其成再一一擊破，這法子絕對更簡單方便。

「以什麼名義賜婚好？」

「既然金銘國公主沒有指名要嫁給哪位王爺或世子，那她嫁給誰都可以，據我所知東方籲也還未曾大婚，後院只有幾名上不了臺面的小妾通房，皇上仁慈，不忍南武王世子身邊沒有溫柔善解人意的女子陪伴他左右，因此特賜良緣，豈不美哉！」

「這不失為解決目前困境的好方法。」

「是啊，南武王對金銘國這條大腿可得抱好，他若想坐上九五至尊之位，還得靠金銘國的大力幫忙，要是金銘國這條大腿沒抱好，他可是會被一腳踩死呢！」但這法子的先決條件是得讓皇兄點頭同意，畢竟這是一招險棋、是雙面利刃，用得好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助力，用得不好將會為他與皇兄帶來極大災難。

「明日為夫再進宮一趟讓皇上考慮妳提議的這事，之後妳就別再操心，免得引來危險，也別在外頭同人說起，知道嗎？」

「我知道，我還沒那麼蠢，把這話到處說，又不是不要命了！」

春風暖暖，搏風樓院子裡的梨花樹下，一早便擺著一張躺椅與一張矮几，夏漪自屋子裡拿了幾本書出來，歪著身子躺在躺椅上，單手支頰，翻著東方朔又蒐集來的一些書。

「小姐、小姐！」

搏風樓外傳來一記高亢興奮的叫喚，這聲音之熟悉，令夏漪不得不皺起眉頭仔細回想，這聲音的主人是誰？

還沒來得及想到答案，一抹穿著淺藍色短褐，白白胖胖、滿臉笑容的身影就映入她眼簾，夏漪倏地坐起身，有些難以置信地看著那人，「小……香？」

小香一進搏風樓，看見夏漪便一把撲進她懷裡，「小姐，我好想您啊！」

「小香，妳怎麼來了？」夏漪震驚地看著抱著她又哭又笑的小香。「不是讓妳好

好待在興河鎮看好我的產業嗎？」

「王爺說，小姐想我了，還有京城糖水屋的生意很好，讓我回來幫小姐的忙，免得小姐太累，那個錢莊的掌櫃帶了兩名助手去興河鎮，要我教他們小姐教我的手藝，之後由他們兩人管理小姐的產業，我就回京城來了。」

一聽完小香所說的，夏漪的心頭除了驚異還充滿了滿滿的甜蜜，她從沒料到她只不過隨口說了句她想念小香，懷念在興河鎮的點點滴滴，東方朔便將人給找了回來。

東方朔這男人她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他了，外表淡然冷情，心思縝密，他對任何事情一向冷然以對，唯獨對她，總是注意著她的喜怒哀樂，適時給她溫暖、給她鼓勵，卻又從不說出口，不求回報，大概就是這份對她默默付出的體貼，才會讓她對他如此傾心吧？

這時東方朔那挺拔頹長的身影進入了搏風樓，往夏漪的方向走來，他遠遠便瞧見正陪著夏漪吱吱喳喳的小香，滿意的勾起嘴角。

一看見東方朔，小香趕緊放下手中茶壺，向前福身見禮，「小香見過王爺。」

「以後妳就跟金桔、檸檬一起在王妃身邊貼身伺候，好好幹，別惹王妃不開心，知道嗎？」東方朔提醒小香。

「是，小香謹遵王爺指示。」

東方朔擺手，「妳先下去找江管事，讓他安排妳的住宿。」

「是，小香告退。」

「走，為夫帶妳去一個地方。」

說完，東方朔就將夏漪帶出王府，馬車很快便急馳在街道上。

這讓夏漪感到十分不解，「我們究竟要趕去什麼地方？」

「聽雪樓。」東方朔淡定的回答她的問題。

「啊？」她眉頭皺起，手指指著馬車後方那已經看不見影子的建築物，有些不可思議地低呼，「那埤王府……」

「另一個偽聽雪樓。」東方朔點頭，露出一抹神祕笑容，「去年在一處莊子裡仿造了聽雪樓及其周圍的景致，除夕當日，便直接將白初雪送到這偽聽雪樓幽禁。」

「你果然是鑲鑽的土豪啊，為了這事……竟然還如此大費周章蓋了間假的聽雪樓！」夏漪佩服的朝著他比讚。

「有句話我記得妳說過，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本王如若捨不得銀子，就永遠無法將這群人一網打盡。」東方朔的神情瞬間顯得陰森冷冽，「是該動手斬草除根了，若讓這群人繼續目無法紀下去，東凌定將引起動盪，既然他們人在曹營心在漢，就讓他們都回去原處，本王倒要看看誰會是最後贏家。」

「所以這白初雪是引爆戰火的第一條引線？」

「不算，算是反擊的開始，三皇叔那一派的人也已經等不及，私下早已動作頻頻，要是我方再不適時給予反擊，三皇叔的人馬會愈來愈囂張。」

「那這事與白初雪找我有什麼關聯嗎？」東方朔是絕對不會主動帶她前往他認為有危險的地方。

「她以死威脅，堅持要見妳，甚至幾次想衝出聽雪樓，我不想讓她發現異狀，因此才帶妳去一趟，聽聽她想說什麼。」

「她有說堅持見我的理由嗎？」真是天要下紅雨了，白初雪竟然要見她，該不會有什麼陰謀吧！

「暗衛回報說她想向妳懺悔。」

「懺悔，見鬼了吧？」夏漪頓時瞪大眼。

「有可能，她最近飽受驚嚇，也許是想對妳做死前的懺悔。」東方朔說完斂下眼臉，準備閉目養神。

「你又做了什麼惡劣的事情？」

「為夫在妳心目中就這麼壞？」東方朔微掀起眼皮瞅她。

「你自己心知肚明。」她抱胸別過臉，「不過依我對你的了解，你不會讓她那麼快就死的，她可還是很有利用價值的。」

「該是時候適當地將白初雪的一些消息，從白棋翰嘴裡透露讓三皇叔知道了。」東方朔本來帶笑的眼底倏地凝起一片森寒，一記狼戾寒光自眼底射出。

「準備讓南武王前來劫人了？」

「時間差不多了。」他扯著嘴角。

「我覺得有一個人也許會破壞你的計謀。」夏漪撐著下顎望著窗外的飛逝景致，悠悠提醒他。

「誰？」

「白棋翰的長子白光耀，我如果沒猜錯，這白光耀可是毫不客氣地送給你這位誦王爺一頂綠油油的綠帽戴。」夏漪調侃著他。「看得出來他對白初雪很是認真，你覺得他會同意自己父親的打算，將這事轉告給南武王知道嗎？」

「這份恥辱本王遲早會討回來，白棋翰與三皇叔已經私下達成協議，若想將他們的同盟瓦解，第一步就是要離間他們，讓白家父子反目成仇。」

兩人說話間，馬車已由側門駛進了一座大宅子，然後在空曠的中庭停下。

才彎身要下馬車的夏漪一看到眼前的景致，眼睛抽搐的厲害。

尼瑪的，這也仿得太過厲害，如若不是事先同她說明這是間假的聽雪樓，她當下的第一反應一定是——這東方朔是在耍她嗎？

「怎麼，是不是覺得為夫在耍妳？」東方朔笑看她那抽搐的表情。

見她用力點頭，東方朔雙手搭著她的肩，慎重的交代她，「一會兒見到白初雪，不管她說什麼都別同意，即使是她下跪向妳認錯。還有別讓她靠近妳三尺範圍，一會兒雲水會陪妳一起進入聽雪樓，她會注意妳的安危，但為夫還是要提醒妳。」

「別讓她靠近我三尺，難道她現在這樣還能玩毒不成？」

東方朔點頭。「別忘了她的師父是玉姬子，白初雪不可能沒有學到怎麼使毒，這點不得不防，知道嗎？」

夏漪再度點頭。

第四十一章 白初雪的手段

當夏漪在雲水的陪同下來到聽雪樓時，就聽見四隻大狗對她吼個不停。原來牠們

四隻都被帶到這裡看守白初雪，一如當初那樣，這東方朔做戲還真是做得逼真啊！

朝雲水使個眼色後，雲水這才推開門讓她進入聽雪樓。

夏漪一踏進前廳，便聽見內室裡傳來劇烈的咳嗽聲，她撩開垂墜的珠簾朝內室走去，便瞧見丫鬟張玉兒正拿著痰盂，輕輕拍著白初雪的背脊。

張玉兒看到來人不由得嚇了一跳，趕緊替白初雪擦拭嘴角，然後放下手中痰盂，屈膝見禮，「奴婢見過王妃。」

「嗯，起來吧，咳成這樣，妳可有盡職好好照看白側妃？該不會是偷懶吧！」夏漪凌厲的掃了眼那丫鬟。

「王妃明鑑，奴婢沒有偷懶，奴婢一直很盡心在照顧白側妃，定時熬藥、餵藥，可是白側妃的病情就是不見起色，絕對不是奴婢怠慢，請王妃明鑑！」瞬間跪在地上的張玉兒發著抖猛磕頭。

「得了，有盡心照顧還能讓白側妃病成這樣，先扣兩個月月錢，要是妳再不好好照顧，就把妳發賣了！」夏漪手一揮，「下去！」

「是，奴婢告退。」

打發了丫鬟，夏漪冷冷的掃向半躺在床榻上、吃力地想起身的白初雪，語氣充滿當家主母的威嚴，「白側妃，不管妳是否病重，見到本王妃該有的禮節還是不可廢！」

說完，夏漪衣袖一甩，便坐到距離床榻有點遠的臨窗矮榻上，等著白初雪向她見禮。

白初雪深吸口氣斂下心頭的怒火，捂著胸口吃力的想自床上下來向她見禮。「是妾身失禮了，妾身這就向王妃您見禮。」

該死的夏伊蔓，竟敢這樣整她，如若不是為了完成她的計謀，她定不會這樣忍耐夏伊蔓的糟蹋刁難！她今天會變成這樣定是夏伊蔓對她下了毒，否則不會藥石罔效，既然她無藥可醫，那她也讓夏伊蔓嚐嚐痛苦等待死亡的滋味！

夏漪冷睞了那像是病入膏肓、拖著最後一口氣下床的白初雪，搥了搥手中的手絹，「得了，妳就待那裡吧，給本王妃見禮這事就免了，省得妳要是有什麼萬一，還拖累本王妃，潑本王妃一身髒水。」

白初雪一手撐著案桌，一手捂著激烈起伏的胸口，「不，禮數不可廢……」

「本王妃沒時間等妳慢慢走過來，妳就坐那凳子上說吧，妳吵著要見本王妃有什麼事？如果是求本王妃讓妳早日離開聽雪樓，那是不可能的。」夏漪撫了撫頭上梳得精美的髮髻。

白初雪「砰」一聲跪在地上猛磕著頭，「王妃，求求您……放妾身離開聽雪樓一天吧！」她邊哭邊說的同時快速朝夏漪跪爬而去。「再過幾天就是妾身母親的忌日，求您讓妾身離開這裡，前往母親的墳上上支香……」

雲水見狀，火速上前一把拽住她的衣領，將她往前一摔，撞上案桌，並冷聲道出東方朔下的命令，「王爺有令，只要白側妃妳不肯聽從命令，便要白側妃繼續禁足在聽雪樓三個月。」

白初雪疼得自地上爬起，一口溫熱的血自喉頭噴出，邊向夏漪逼近，「咳……我不相信，王爺不會這麼對我，我不相信，一定是妳這賤人假傳王爺的命令！」

雲水拿出令牌，「王爺令牌在此，不容白側妃妳無禮！」

一看見雲水手中的令牌，一口溫熱的血猛地又從白初雪嘴裡噴出，直接朝夏漪噴去。

夏漪見狀連忙閃避，雖然避開了迎面而來的那口血，但身上手背還有臉頰仍被沾到了幾滴。

白初雪吃力的抹去嘴角血漬，故作惶恐的趴在地上磕頭求饒。「王妃，妾身不是有意的……」說著，嘴裡的血又忍不住嘔出。

「王妃，您沒事吧！」雲水趕緊抽出帕子為夏漪將身上的血漬擦拭乾淨。

夏漪搖頭拿過她手中的帕子自行擦拭。「沒事，別擔心。」

雲水接過夏漪手中的帕子，看了眼上頭沾染的血漬，眼底迅速閃過一絲寒光，不動聲色地將帕子塞進自己的腰帶裡。

「白側妃，妳方才請求的事情本王妃沒法答應妳，妳要怪本王妃不近人情也好，但這是王爺的命令，本王妃也不得不聽。」夏漪沉著臉看著跪在地上的白初雪。

「王妃，您就不能看在我這樣懇求您的分上網開一面嗎？只要您答應讓我去母親的墳前上香，妾身自願再禁足半年，求您答應妾身了！」白初雪一邊抹著嘴角的血，一邊哭得淚漣漣。

「都說軍令如山，白側妃妳應該知道，王爺的話就如同軍令，本王妃豈能違抗軍令，不過，看在妳一片孝心，本王妃就網開一面。」

去母親墳前上香？嗤，這白初雪真當自己一點都不曉得她的底細嗎？出生便被玉姬子收養，真不知白初雪是要去向哪個娘上香，睜眼說瞎話！連這種藉口都用上了，便表示她有非離開不可的理由，既然如此，自己又怎麼能夠讓她順心？

「准妳於妳母親忌日當天，在聽雪樓裡祭拜她老人家，本王妃也會交代下人幫妳準備三牲水酒跟燒化的紙錢，雖然不能親自上香，但這樣也能表現出妳的孝心，本王妃能為妳做的就這麼多，妳知足吧，白側妃。」

夏漪實在不想跟白初雪再有過多的牽扯，既然她不達目的不罷休，那她就讓她徹底死心，至於白初雪想拜誰，那是她的事情！

「感謝王妃成全……」白初雪裝模作樣磕了一個大大響頭。這次雖然用苦肉計都無法讓夏伊蔓同意放她出去，不過她已報了仇，相信不久就可以聽到喜訊——夏尹曼死亡的喜訊！

「甬謝了，妳就在這聽雪樓為妳過世的母親抄經祈福吧，本王妃會讓人給妳送來經書跟文房四寶，本王妃先離開了，妳也好好保養身體，本王妃會交代下人換個大夫過來為妳看診。」夏漪起身斜睨了眼依舊趴在地上磕頭的白初雪，轉身離開聽雪樓。

白初雪看著門被再度關上，抹去嘴角的血漬，冷冷笑了兩聲後對站在門邊的張玉兒命令，「去把我讓妳熬的東西端過來。」

「是。」張玉兒不敢耽擱，匆匆離開房間。

白初雪看張玉兒已經離開，走至梳妝台前，拿了支簪子往嘴裡其中一顆牙齒敲了敲，一顆像紅色小石粒般的東西自齒縫間掉下。

她吐出那顆像小石粒一樣的東西，捏在指尖瞧著，最後扯出一記猙獰冷笑——東方朔你對我如此狠心，無情無義、始亂終棄，現在這夏伊蔓是你心頭好，就連看都不再看我一眼，我要讓你嚐嚐心愛的女人在自己面前逐漸失去生命的痛苦，我要讓你知道再也見不到自己心愛女人的悲痛，讓你也嚐到大公子見不到我的苦楚！

「白側妃，您要的東西端來了。」張玉兒端來白初雪要的東西，小心翼翼地看著表情猙獰的她。

她伸出手，張玉兒便趕緊將這味道很臭的東西遞到她手上，白初雪將手中捏著的那粒紅色小石子丟進去晃了晃後，一口灌下。

看著沒有留下任何一滴湯汁的碗底，她眸露狠戾凶光，扯出一抹陰狠至極的邪笑——哈哈，夏伊蔓妳囂張的日子不多了，好好把握吧！

Crescent